

繪圖

儒林外史

下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新四版

訂重 儒林外史

洋裝二冊

定價十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

協

寅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 繪圖儒林外史 卷下

## 第二十九回 諸葛祐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閑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燂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一嘴鬍子。頭戴一頂紙翦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了。僧官愁着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着怪模怪樣。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會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爲甚麼妝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會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吃酒。不要妝瘋做癡。惹人笑話。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團圓。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說着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嘲影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

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妝這個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龍三見是金東崖。方才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個要你伺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這樣胡鬧。我即刻送你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才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才把衆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吃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返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却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承他情薦在閘上。送了幾百兩銀子。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荀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道。荀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荀大人因貪賊拿問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衆人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弟也注有些經書。容日請教。」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個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兄多多致意。季恬逸接着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才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

四位遠來，請也請不到，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當下唱戲吃酒，吃得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在京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來刻，又賒了百十桶紙來，準備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多兩銀子所賸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着吃。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着，諸葛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却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着一個戴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住他跟着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瞧着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才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才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儒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姓名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校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一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慎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佩。先生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

倒說當下坐着吃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着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黎胡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指教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狂瞽之言詩以氣體爲主如尊作這兩句桂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字問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詞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輩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輩蕭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慎卿辭別了去次日杜慎卿寫個請帖來道

小寓牡丹盛開薄治杯茗屈三兄到寓一談

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着一個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爺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爺就是輩蕭的姑岳因問老爺在這裏爲甚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閒話且叫人拿上酒來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鱗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清談當下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斟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吃菜當下舉筋讓衆人吃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吃到午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猪油餃餌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拿上來衆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去了再斟上酒來蕭金鉉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卽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着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效勞便走進房去拿出一隻笛子來去了錦套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着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

邊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吃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繡球。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頽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個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燦竹。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着。燐燐燐響起來。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硝黃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脚不住。告辭要去。杜慎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拿着燭臺。送了三出來。關門進去。三人回到下處。恍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即就是聚昇樓上討酒帳。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着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吃了早點心。走到杜慎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脚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着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沈大脚。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想是他要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閑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拿茶來吃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杜慎卿帶着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季恬逸見他不吃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豬肚。一賣雞膾。拿上酒來。吃了兩杯酒。衆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強吃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大用酒。搬上飯來。杜慎卿拿茶來泡了一碗飯。吃了一會。還吃不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吃完了。下樓會帳。蕭金鉉道。慎卿兄。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望着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

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會及。那裏誅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蕭金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裏門牆門，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爲冤枉的，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茶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才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問，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倩，字慎卿的。你可知道他麼？」季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只聽得一個人笑着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吃酒賞夜。」季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家人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真乃天上仙班。今對着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蹤；卓犖英姿，海內都傳雅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家，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



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吃，就問他：「這季葦兄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鹽運司苟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兩銀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瘡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早，季葦蕭同着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于鱗都是做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吃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才這一位宗先生說到做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只怕而今做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說着，就捧上飯來，正待吃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櫈子，與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腳問這位老爺。杜慎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託你的怎樣了？」沈大腳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着機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着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妝扮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串個會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腳應諾去了。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着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說如此？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着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拿着一個帖子，走了進來，說道：「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杜慎卿道：「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

杜慎卿叫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先生，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說罷，袖子裏拿出一個錦盒子，裏面盛着兩方圖書，上寫着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却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弟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又吃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個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才吾兄說非其所好。」杜慎卿笑道：「葦兄，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之正，便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個知心情人麼？」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分淺，遇不着一個知己，所以對月傷懷，臨風洒淚。」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慎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知己，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相感於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着掉下淚來。季葦蕭暗道：「他已經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這人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美男，不是像個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婦人，這最是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案道：「這一句話該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愛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癡心想着相與他。長兄，你會會這個人，看是如何？」杜慎卿道：「你幾時去？」

全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己去訪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機關，傳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子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才許拆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勒令二字，拿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杜慎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廝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脚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才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薰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

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杜慎卿叫轎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敞廳，中間坐着一個看陵的太監，穿着蟒袍，左邊一路板櫓上坐着十幾個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唱取樂。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全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到樓下，坐着。杜慎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老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沈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鬚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正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

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吃了一驚說道。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拿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果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吃了兩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實盤桓幾日。送到門外。看着上了轎子。方才進去了。杜慎卿上了轎。一路忍不住笑。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却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敘了來歷。吃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正說着。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拿着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着搬到河房裏娶妾去了。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會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會備席。不會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你這狗頭。該記着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這就真正該打了。正笑着。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飯。吃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着戲子。右邊坐着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卿道。葦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麼希奇事。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橋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擇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角的。都叫了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葦蕭兄在旁邊看着。記清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頑法好麼。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

銀子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着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熟。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敞。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爺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爺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杜慎卿道。葦兄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着。你寫。季葦蕭取過帖來。拿筆在手。慎卿念道。

安慶季葦蕭。天長杜慎卿。擇於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名畫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

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便商量請這些客。季葦蕭拿一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寓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先生。僧官老爺。來道士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幅帖子來。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着一擔東西。兩隻鴨。兩隻雞。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姐姐着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吩咐把方才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吃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着。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季葦蕭道。豈但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喫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錢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才完。衆人喫得大醉。然後散了。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單上畫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吃了飯。都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

波紋如縠。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迴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裏娜形容。當下戲子吃了飯。一個個裝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鮮的褶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一齣思凡。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聲縹緲。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雇了湖中打魚的船。打了涼篷。挂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才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挂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留歌。其餘合共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豔奪櫻花四個字。特爲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吃酒慶賀的。這個吃了酒。那個又來吃。足足吃了三四天的賀酒。自此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餘。復多韻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吃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效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才好。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

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效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這裏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的一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我說的。」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他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獸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先去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個？」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大老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這就是得很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效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



間天氣爽涼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大紅綢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鬚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尙帶着些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下同吃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來。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會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著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開盛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才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坐芍藥台，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敞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當下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隔外。韋四太爺坐下，問



道。婁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才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大爺道：老人家既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大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積蓄，家裏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并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脩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搜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便把借券盡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韋四大爺歎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的話，手裏拿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才回家來。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大老爺着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大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才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捏手捏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大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才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王鬍子說，